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九

甲晉齊王石重貴天福九年七月以後春正月乙亥遼邊藩馳告

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遼藩猶言邊

者馳告於延照思溫之子也趙思溫本中國人沒於契丹先是晉人以貝州水

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

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時置永清軍於貝州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

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

繼勗守雲州契丹圍之牛歲不能下乃遣繼代令溫權知州事繼
至推誠撫士酋契丹入寇繼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繼使將
兵守南門繼自守東門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攻貝州繼悉力拒之
燒其攻具殆盡乙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繼赴井死
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晉主重貴下詔以歸德節度使
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
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
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
陳使 晉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雁門關即 恆那滄皆奏契丹入
寇 晉順國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曲光裔詣楊光遠爲陳禍福光
遠遣光裔入奏稱永祚逃歸母疾故耳去年十一月楊永祚
自單州逃歸青州 既蒙

恩宥國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唐以侍
中周宗爲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爲
鎮海節度使宗性寬厚能容人初僉文正爲烈祖幕賓宗及馬仁
裕皆爲給使執役於文正左右及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其州巡
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
鎮浙西久矣文正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宗宴僚佐文正亦與宗
勸之酒文正俛首曰下官飲量棋局令公所素知座中爲之錯愕
而宗怡然不動君子多之唐王季羣欲傳位於齊燕二王傳位
之議始於去年七月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救
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
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考異曰江南錄此故在去

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年 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闕求見曰臣

云宋齊邱上疏今從江南錄 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血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

下新卽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

因涕泗嗚咽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

召侍臣觀之眾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

此不及景陽樓耳

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于樓下井中蕭儼引亡國以諫也

唐主怒貶於

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

命之際君幾危社稷

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

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

防邪晟慙懼遽罷之

晉王重光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

都

時契丹屯於鄴鄴城外

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

爲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

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與延廣乘勢

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為罷張本乙酉晉主發東京丁

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黎陽在滑州西岸屬大河耳故奏其事戊子晉主至澶州澶

時勝德契丹主耶律德光屯元城劉昫曰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併入貴鄉聖

歷二年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蓋屯古殷城也便趙

延壽屯南樂南樂即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樂九城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遂

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所命也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

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晉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

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

兵拒契丹於黎陽戊戌蜀主孟昶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蜀罷將昶

昶節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晉主重貴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

晉六年蜀主之廣政五年也晉主重貴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

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耶律德光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

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移於此因更縣名唐帶忻州

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雅鳴谷遁去

自雅鳴谷出露州東與契丹主大軍合○雅鳴通

殷

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唐主李璟遣使遣閩主王曦及殷

王延政書賁以兄弟尋戈

左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

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閩主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此

殷主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唐書滅殷張本

晉天平

節度副使知郢州顏衍遣觀察判官荊州寶儀奏博州刺史周儒

以城降契丹

九城志郢州西北至州一百七十里

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

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

去年十二月遣蔡行遇戍郢州

儀謂景延

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甲辰朔命

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

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

按是時凡

緣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於北遼人南寇了木無關山塘澳之阻其兵可以竟達河上故不得不緣河爲備也

幾周儒引契丹將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邳州北津以

應楊光遠麻答德光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

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正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

解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人漢璋應州人懷讓

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碑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

戚城

春秋時戚屬衛地河上邑也東數指掌固以爲衛之戚今在博州界按是時皆與契丹相拒於遼衛之間此戚城當在遼

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界也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

周等告急延廣徐自晉主重貴晉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

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是役也彥威復以家財佐軍故軍須不乏遂克弼虜未幾卒於大梁彥威本與安太妃同宗而未嘗出口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之當時益稱其慎重辛亥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定難軍夏州九城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行入契丹境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而招討使初契丹主耶律德光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賊城及馬家口忿悲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

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

石贊時屯麻家口 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恆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

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樂平離太原三百餘里耳 晉主重貴

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細聲女樂欲其不同於外也 及出師常令左

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

聽樂詔不許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

遠自青州歷淄州而臨棣州 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晉以前威勝節度使何

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晉階成義軍指揮使王

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為鄉道以取階成階成二印子蜀州名

人攻階州 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邱城頓邱漢古縣後移治所於

陰安城唐順耶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還州 以俟

跨德勝洋州順耶縣徙焉順耶凡三徙矣古城陰安城也

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

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會契丹欲俟其合而進擊之

鄴都畱

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

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

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

謂澶州德勝渡之河梁也

則天下定矣契丹

主耶律德光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

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賊城之南

與契丹戰自午至哺互有勝負德光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重

質亦出陳以待之德光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

半已餒死

光遠誘契丹入

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

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

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

不數逼

懼管軍乙亥德光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

北去

木書者書之於木以爲信契

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漢主劉晟命

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宏昌謁烈宗陵於海曲

劉龔東大號追尊見隆爲烈宗

至昌

華宮使盜殺之契丹主而律德光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

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聞趙延照爲貝

州節後麻答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聞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

開門使連重遇既弑康宗

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

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

昏以自固聞主王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

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

閒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

君父安有他志聞主不應一人大懼李后妬尙賢妃之寵欲殺閻

主而立其子亞澄

尙賢妃有寵見上卷天福八年

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

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閩主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

拱宸馬步使錢達弒閩主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

武皇帝光啟閩國

閩主王璘追尊父審知曰太祖昭武皇帝

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

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

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王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

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

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尙書判三司鄭元弼抗

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

以反閩主之政殷主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

文進加樞密使鮑恩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爲泉州

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

之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所置也宋白曰開元十九年析泉州南安縣界四鄉置大同場閩主升為

同安縣 先是桃林地中復有聲如萬鼓時禾已收穫惟餘根在田及

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在土下人皆復以為祥而

曉竟被弑國由此亡 丁亥晉詔太原恆安兵各還本鎮契丹已退故也

辛卯晉馬全節攻契丹秦州拔之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秦州為秦州以清苑縣為

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滿城縣制隸易州時馬全節自定州攻秦州

晉救

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晉秦州兵救階州出黃

階嶺敗蜀兵於西平 漢以戶部侍郎陳偁同平章事 夏四月

丁未晉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

鄉社兵民兵也時契丹寇緣河之

民自備兵械各隨其鄉團結為社以自保衛契丹陷德州而北歸梁進乘其去而復取之 己酉命歸德節度使

高行周係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晉主重貴發澶州甲寅

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為

上下所惡

上謂將相大臣下謂軍民

晉主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

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

晉徙都汴以河

南府為西京

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

得志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天治第宅園池妓

樂惟意所為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

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

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絹錢二十萬

此括率合

景延廣率三十七萬

景延廣增率十

七萬欲以入己閉守判官盧億言

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

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

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青兗郡鎮故命之爲備泰甯節度使安審信以

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

賦絹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

戊寅詔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泰甯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

討楊光遠於青州李守貞益州安審信帥泰甯也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

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

陽辭可言邀擊敗之堂陽縣屬冀州宋皇祐四年省縣爲鎮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南丙戌

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

此擾民不聊生丁亥詔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

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

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

瀛莫阻水自固

瀛莫之謂多水濶故趙延照阻以爲固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閻朱文進遣使

如唐唐主李瑋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六月辛酉

軍拔滑州斬其刺史劉翰

滑州楊光遠之巡屬也

置太尉馮道雖爲首相

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王重貴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

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

言禪以靜寂爲宗僧以不殺爲教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

癸卯以

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乙巳漢主劉晟幽齊王宏弼於私第

或謂晉王重貴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

復置樞密院

樞密院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

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

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登滑州河決浸汴曹州

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濟

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東北今

決河之水彌漫環

梁山而合於汶

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重賞欲刻碑

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

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晉主善其言而止 初晉高祖割北

邊之地以賂契丹

事見二百八十卷天福元年

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

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

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嗣倫世為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

鎮為府谷縣八年升建府州以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

扼蕃界以嗣倫勇從遠為刺史

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

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

州人也

歐史曰折從遠雲中人蓋指古雲中郡大界言之

甲子晉復置翰林學士

廢翰林學

士見二百八十

二卷天福五年

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為兵部侍郎翰林

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誥武強徐台符

武強縣屬

卷二百八十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一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一

涇州九域志在 禮部郎中李瀚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皆為學士

溫叟岳之子也

對岳見二百五十卷唐天成元年

秋七月辛未朔置大赦改元

開運 己丑置以太子太傅劉昫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置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

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

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

楊光遠景延廣先皆嘗總兵天福初桑維翰秉政出楊光遠是時兩秉政

出景

延廣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

劉知遠杜威并十三節度為十五人

按薛史載十三節度邠州張從恩充馬步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

充都排陳使徐州趙在禮充都虞候晉州安叔千充左廂排陳使

前兗帥安審信充右廂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彥

卿充馬軍左廂滑州皇甫遇充右廂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

排陳使滑州王延允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宋彥筠充右時

麻前金帥田武光步軍左廂排陳使右神武統軍潘環充右廂時

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

維翰召禁直學士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
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曠得詔甚喜時軍國多
事百司及使者各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
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煩任愛憎一飯之恩睚
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 契丹之入寇也晉主重貴再命劉知
遠會兵山東太原以河北之地爲山東帝初詔劉知遠自土門出恆州尋又詔會兵邢州並見上皆後期不
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
爲之言若有分爲天子何不速爲之之辭也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

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疏但愼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

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

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西限龍門西河南有霍太山

雀鼠谷之隘北有雁門五臺諸山之險故云然

風俗尙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

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闕朱文進自稱威武節度使知閩

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癸丑晉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

事 癸亥置鎮甯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割天平巡屬之濮州以隸鎮甯軍

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王李

璣置定遠軍於濠州以崇俊為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唐

清淮軍於壽州崇俊厚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唐主陽為不知其意徙崇俊

為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

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劉信事吳楊氏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晉遂城樂壽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國六年置

東南八十里當五迴嶺及狼山之要金置遂州樂壽縣屬深州宋分屬濠州九域志在濠州之南八十里深州刺史康

彥進擊卻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劉晟毒殺鎮王宏澤於邕州

殷王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

唐永泰二年分候官

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按尤溪縣理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十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具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沙縣及福州侯官縣三處交界山洞幽深難溪險峻內有千里諸境逃人多設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略使唐修忠招諭其人因以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田縣亦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

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

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縣本

漢閩縣地唐置溫縣以縣界溫

麻溪爲名天寶九年改爲長溪縣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雷從效

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

蓋雷從效所居之地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

屠滅王氏當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

富沙王克福州

殷王延政本封富沙王

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爲然十一月從

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

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顥

朱文進時以黃紹顥爲泉州刺史

吾觀諸君狀

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踴躍

操白梃踰垣而人執紹頗斬之從效特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

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遺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齋

詣建州

唐長安四年分徐以商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

泉

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

州

朱文進據福州故以稱之

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

嗣君謂土延政當嗣有閩國

爾輩尙守

此何爲乎以紹頗首示之眾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殷主

以繼勳爲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

州將程謨聞之

按九域志泉州西南至漳州二百六十里鄰郡也

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

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殷主之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

事見上三

月二人以疏遣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禎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

癸丑登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國王 竇李守貞聞青州經時

賊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

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

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

楊光遠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池即

汾陽縣之天池時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

反者節度判官邱濬等送其首于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

第上表待罪開城納竇軍 國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

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延鐸將之攻泉州鉦鼓

相聞五千里殷主王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

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延鐸殷主遣統軍使吳成

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

翰林待詔臧循盛唐之時自翰林待詔以處伎藝之人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

循常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

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李璟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循

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

都虞候邊錡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

建陽進屯蓋竹唐武德四年分建安縣置建陽縣屬建州建陽在建州西一百三十里建陽之南二十五里有地名

蓋竹間漳泉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卿自鏐州將兵八千將至

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縣本漢治縣之地吳於此立昭武鎮晉平吳更昭武鎮曰邵武

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侯官縣之北鄉也孫策置南平縣吳景帝三年徙邵武縣晉太康三

年改爲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晉

朝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宣從事

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妻又病跛既舉兵反時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腳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以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之罪也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南廊承旨閩所置官蓋亦侍衛武臣之職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衆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

眾踴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一首送建州 唐武昌

節度使王與卒與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
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與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聾
亦無癢痕又嘗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正
中營門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一無傷人莫不異之輿在武昌
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言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
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卽日乘輕舟歸
闕待罪毋與中使過廷堅從其計烈祖見其自歸遂得釋人推其
長者 契丹復大舉寇竄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
鋒至邠州置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告急 契丹前鋒已至邠州
州信使路絕故聞道而 署主重貴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

守馬全節護國節使度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甯節度使趙

在禮屯鄴都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令趙在禮自徐州進屯鄴都為後領契丹主耶律德光以

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邢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八里朝廷憚契丹之盛詔

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

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酉閏運二年是歲殷改已稱國尋亡凡四國三鎮春正月晉主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

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畱守景延廣自

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

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皇甫遇奉詔自滑州進兵契丹寇

邢洛磁三州至安陽河千里之內殺掠殆盡契丹主耶律德光入

鄴都境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十五里西北距洛州五十里見大桑木亦指而罵曰吾

知紫絲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東竚於木而焚之王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

市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

鄴縣古縣唐屬

相州在州東北劉昫曰鄴魏相州治所隋文輔政尉遲迥舉兵既討平之乃焚鄴州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爲相州治所隋煬帝於鄴州故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郡則今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夷考此時契丹與晉兵相距水末前所謂入鄴者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遊騎亦有入鄴郡

將渡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

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眾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

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

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

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

足信必若虜眾至

其難也雖然而至言其數多不可勝計也

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

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其受之借使虜不南來

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

卽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

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

吐谷渾慕容涉歸之庶長子故其種姓慕容氏

契丹亦引軍

退其眾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懿光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

再宿至鼓城

邯鄲縣屬磁州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屬恆州宋

至鼓城約

三百餘里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領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

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眾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
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
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邗州之時從恩謂步兵五百守安陽
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
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
安陽水北契丹主雖先北遁而趙延壽與楊益諸軍猶南向而不去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
東約東者甲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眾踰水環
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
之湯陰本漢縣後并入安陽唐武德四年分安陽置湯縣縣貞觀元年改為湯陰屬相州九域志在州南四十里甲寅
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
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

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

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時折從遠守府州命領振武節度使勝州不係

天福初所割十六州之數契丹乘勝所取之也契丹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

里晉主疾少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

將為行計晉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去年夏籍諸州鄣兵為武定軍賈北面

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眾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

舉徑襲幽州晉主重賞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晉

主發大梁聞之故臣共迎殷主王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

閩主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

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殷主居建州故以福州為南都以飛捷指揮使黃仁

諷為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建州林仁翰既誅朱連故自福州至建州見王延政閩

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

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鎮之或曰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也

二月

壬辰朔晉主重貴至滑州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晉主發滑州乙

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

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恆

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邢州城下

以誘城中也

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

之契丹以精騎奔其城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

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

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

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窮爲國家死耳終

不效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丙戌晉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

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暨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

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

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晉主重賞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

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爲

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

馮玉以后兄進故旨由中出

彥韜少事閭閻

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晉主爲腹心

高祖肅帝守太原見二百八十卷天福元年 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晉主

耳目晉主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

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

唐主李璟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

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

安進屯赤嶺

九域志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場本建陽縣東北三里南唐係

大九年割爲場蓋宋方置縣也

閩主王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

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戰思恭以閩主之命督望

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

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

出數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

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思等以

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閩主天

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

害

初置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漳州城

漳州本治頓邱天福三年徙漳州於德勝并頓邱徙

屬九域志漳州清豐縣有舊州鎮即置德清軍之地舊使前軍將以接濟驛費故然城未固也

及契丹入寇瀝

州鄴都之閒城戍俱陷議者以爲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十五年

不遷職閩主王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王延政以爲將及朱文進

弑曦事見去年三月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

清九域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里王氏所置也宋白曰福清本閩縣地唐聖歷元年析閩縣東南之地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爲福唐縣朱梁改永昌先是浦城人陳繼珣新唐書也

縣晉天福初改南臺縣尋改爲福清縣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初改爲唐興天寶元年更名浦城

屬建州九域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海浦故曰

浦城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爲著作郎

及閩主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會王繼昌闇弱嗜酒不恤將士將

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

資古通鑑前卷三百八十四後列國紀十九

十六一思慮

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
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
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
恐眾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

雪峯在福州侯官縣西百餘里

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肘真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為帝

異考

日關錄啟運圖取國寶錄江南錄作巖明開中寶錄開王列傳九
國志薛史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巖明按啟運圖巖明本
名偃為僧名體明即位改巖明今從之江南錄云國寶為禪將王
延讓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殺就立巖明為主今從十國紀年

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
表稱藩於晉閩主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
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乙巳置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以供奉官
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將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

丁未晉主重賁獵於戚城甲寅取滿城

按五代會要是年九月徙秦州治滿城是時秦州猶

治清苑宋白曰滿城本漢北平縣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滿城縣

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兵二

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耶律德光還至

虎北口

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契丹兵自祁易北去非其路也此乃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還行程記云

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入十里至虎北口館則檀州之古北口亦名虎北口也

聞晉取泰州復擁眾南向

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方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

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

續漢志中山蒲陰縣

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逕陽城縣故為澤潞世謂之陽城潞陽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

庚申契丹大

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

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出為白

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六十里宋人北使行程記曰雄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

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五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

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

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

村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

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

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德光坐大奚車

中沈括曰奚人業伐山陸種斷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其輻車之

制如中國後唐前殺而無般材檢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

長轂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

之以墮上施輹帷富者用檀文繡之飾獨本奚車之上無大字

令其眾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鷁四面下

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契丹謂精騎爲鐵鷁謂其身被

鳥雀也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狂威懼不敢出戰軍士皆憤怒

大呼曰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威曰俟風

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

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
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
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
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
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
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矢不逆風此古法也若用知兵弱戰則逆
風而勝者多矣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
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
擊之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出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
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
如此安可迴輟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

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三十餘里鐵鷁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德光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德光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晉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秦州隸定州

隸定州
義武軍

夏四月辛巳晉主重貴發涇州甲申還大梁

是年正月
下詔親征

二月至涇州今請軍
以勝歸故復還大梁

己丑晉復以鄴都爲天雄軍

唐莊宗同光
元年以魏州

為東京興唐府龍天雄節鎮三年罷東京以為都
都督陝西之改興唐府為興晉府今復為天雄軍 關張漢真全

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圍兵執漢真人

城斬之卓嚴明無他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合水

而噴之為噴作諸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又遣使迎其父於蒲田蒲田縣屬泉州宋太平

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一百六十里尊為太王皇李仁達既立嚴明白判六

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

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開叛

之非忠也人以從子托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者

猶言頃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

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

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

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晉大赦時晉諸鎮悉用酷

刑左拾遺竇儼上疏曰案律死刑有二絞斬是也絞者筋骨相連

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或以長

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鑿人肌膚還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

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 晉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恆州

高祖天福

七年杜威始鎮恆州

性貪殘自恃貴戚

杜威尚高祖妹宋國長公主

多不法每

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

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

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顧目延

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

卒救之千里之閒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爲眾所怨

又畏契丹之强累表請入朝晉主重寶不許賊不俟報遽委鎮入
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晉主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
常恣恃勳舊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安因此時廢
之庶無後患晉主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
勿復委以雄藩晉主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
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丙
辰威至大梁 丁巳閻李仁達大開戰士請卓嚴明臨視仁達陰
教軍士突前登堦刺殺嚴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
使居嚴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是年南唐奉
係大三年表稱藩于唐亦遣使人貢于晉併殺嚴明之父唐以仁達爲威武
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宏義編之屬籍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
賜名宏義齒于諸子之列

宏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爲李仁達背唐而附吳越張本

己未竄杜威獻部曲

步騎合四千人并器械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

本道

本道指梧州

晉主重貴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

請以爲衛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晉主求天雄節鉞

許之

唐兵圍開建州屢破泉州兵

泉州兵董思安王忠順所將以救建州者也

既而

聞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六月癸酉晉以杜威

爲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

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陷貝州始

晉之邊民肝

腦塗地而士卒驕橫大將又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團圞一空至

于草木皆盡又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

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是晉之公私皆困而契丹

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耶律德光曰使漢

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

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

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人寢不安席則輾轉反側而自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自

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同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

翰屢勸晉主重賁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假開封軍將張

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德光曰使景延廣桑維

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

意乃止及德光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曩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

矣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是年正月閩主嚴福州兵赴建州以拒唐閩主

王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于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虜其肉

以歸爲食唐邊鎬拔鎮州鎮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

己延壽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爲之耗竭洪
饒撫信之民尤苦之閩主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爲附庸以求
救 楚王馬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
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希範忌希杲事始二

百八十卷
天祐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士

乙巳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寅晉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重賞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

甚賜城之捷見上卷上年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

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

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邇者陛下親禦胡寇謂元年晉州之戰也戰士

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

錦袍銀帶

唐制帛以十端為束

彼戰士見之能不歎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

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

稷乎晉主不聽馮玉每善承迎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嘗

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

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唐兵圍建州既久

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

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

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

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

上元本江甯縣唐肅宗上元開更名帶江甯府

遂克建州閩主王

延政降

聞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密知延政降

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眾奔

泉州建封既克建州略得余洪妻鄭氏鄭有殊色建封逼之不屈

劫以利刃亦弗動建封嗜人肉略婦人百餘人日殺一人以食引
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爲幸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
徽文徽將以薦枕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
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大
將當有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過其欲妾
有死而已文徽大慙亟訪其夫歸之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
亂與楊思恭之重斂楊思恭重斂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爭伐木開道以迎之
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應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
人失望唐主李璟以其有功皆不問何敬洙之會攻建州也初至
以爲僻陋山郡不足勞大兵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敬洙不得
已乃與邊鏞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當

受上賞王建封以先登之功爭之敬洙乃推建封功第一而敬洙止授楚州刺史敬洙少爲楚州刺史李簡廁養簡性殘忍僕使有小過輒殺之不少貸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持簡所愛硯謂羣兒曰誰敢毀此羣兒聳肩吐舌相視時敬洙已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不敢之有奔硯脫階一擲碎之翌日簡責破硯之由主者以實對卽命擒敬洙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啼避之輒相隨而至簡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盡敬洙善彈命中無失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持鐵丸拜于前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簡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奇愛之擢爲軍校簡卒乃事烈祖至是卽踐簡

位敬洙不勝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每有科調輒先爲經
畫民忘其勞楚州大治後十餘年敬洙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
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之而鳴敬洙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耶
取食置掌中飼之烏卽下從掌取食而去人皆異之漢主劉晟
殺詔王宏雅宏雅漢主之弟也九月閔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

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

唐閩人叛唐張本

唐置永安軍於建州丙申

晉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晉杜威
之入朝也以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恆州事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
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恆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
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爲之召欽祚還仍厚賜威以慰安之
戊申晉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瀋

州 乙卯竇道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 漢主劉晟殺劉思

潮譚令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以左僕射王翺嘗與高祖謀立

宏昌事見二百八十卷天福七年出爲英州刺史英州漢桂陽郡洺縣之唐以洺陽縣隸廣州漢主劉

冀分洺陽縣置英州九域志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冬十

月癸巳竇置鎮安軍於陳州 唐元敬朱太后殂太后治內有法

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烈祖受禪冊立

爲后從容裨贊多所宏益烈祖常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

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眾烈祖殂羣臣欲奉

后臨朝稱制后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且婦人預外事非國之

福也卒不許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李璣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

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

寬簡建人遂安 初高麗王王建用兵不滅鄰國頗彊大

事見二百八十八

一卷高祖 天福元年 因胡僧襪囉言於晉高祖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為契

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晉主重貴與契丹為仇

襪囉復言之晉主欲使高麗攬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

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為大義軍使高麗

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諭指使擊契丹

畏契丹知之不形詭詐命以詔指

之而 已 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歸者襪囉之言特建為誇誕耳實

不敢與契丹為敵

宋白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襪囉來朝善火十俄辭高祖請遣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渤海之地有年矣建因從容謂襪囉曰渤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為契丹所虜言欲為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遇為言于太子當定期兩襲之襪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襪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稍平

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襪囉之言皆建虛誕耳

仁遇還武更以

仁遇還武更以

它故爲解

乙卯吳越王錢宏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

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闕璠昭達建徽之孫也

杜建徽佐吳越王錢鏐有功

與

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宏佐左右昭悅爲人狡佞宏佐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旣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人惡之者眾宏佐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

闕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也

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

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旣而復以他故畱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

亂下獄鍛鍊成之璫昭達既誅齊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

闕杜之黨凡權任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

昭悅張本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憾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

故吏愼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宏佐嘉之

擢為國官國官吳越國官也愼溫其自藩府吏職擢為國官溫其衢州人也十二月乙

丑晉加吳越王錢宏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辛未晉以前中書

舍人廣晉陰鵬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

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丁丑晉主重貴

微於近郊初晉主重貴疾未平去年冬帝有疾會正旦謂今年正月朔旦樞密

使中醫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

睿即重睿也避其名去重字晉主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晉

主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其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楚湘陰處士

戴偃

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廢化西年以湘陰縣隸潭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爲詩

多譏刺時政楚王匡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唐濟王李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邱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狀心景達從容進言曰齊邱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爲名唐主李璣乃使景達自至青陽

召之

齊邱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丙

三年是

春正月唐主以齊邱爲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

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

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

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

過惡唐主怒貶越漸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

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

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

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

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

嚴可求除溫之謀主也

二月壬戌朔日

有食之

置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

晉以京兆府爲晉昌軍

更歷十鎮

道在禮起于鄴都建義成不行後廢橫海秦
匡國天平忠武武甯歸德晉昌凡十鎮所至貪暴嘗鎮宋州

宋人苦其貪黷及嘗罷去宋人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

復任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謂之拔釘錢由是家貲爲諸帥之最

晉主重貨利其富三月庚申爲皇子鎮甯節度使延煦娶其女

軍禮在禮自費絹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

高祖諸孫晉主養以爲子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

武節度使李宏義宏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

弟宏通將兵萬人伐之初晉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匿留党

項酋長拓拔彥超於州下又與諸部族貿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

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乃以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

鎮朔方暉既去鎮卽遣縱彥超而令溫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

之羌胡怨怒皆叛競爲寇鈔拓拔彥超石存也廝廢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溫上表告急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

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宏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何

力戰使君立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留從效立王繼勳是上卷上年代領軍

府事勒兵擊李宏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李璣以從效爲泉州

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爲留從效遣唐皮將歸張本徙漳州刺

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積爲蘄州刺史從效出自

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爲務眾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

布素置公服于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敝布自言我素貧

賤不可忘本閩主王曦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甚謹資給甚厚由

是大得民情 舊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

南至廣信軍界

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

以妖術惑眾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

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

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

新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朽骨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

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

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眾邀擊

頗獲其中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眾久之至于餘家

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于晉晉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

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旣而邀求不已小不副

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

所在以萬數竟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更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

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

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

爲孫方簡乘中國無主契丹北歸入寇定州張本

初嘗之執政忌馮暉在靈武徙鎮邠

州又徙鎮陝州宋幾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

知朝廷急已悔離靈武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靈州彥亦以

羌胡方擾王令溫告急丙寅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

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

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也

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州梁唐東之晉復置後周改爲靈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珣聚米區繼靈州南至靈州五百里校尉史天福四年五月敕靈州方梁鎮宜升爲威州縣南州木波馬嶺二縣隸之後周改爲靈州靈德四年降爲通遠

乙丑遣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

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

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

節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

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

度使李彥韜方用事

時以陳州置鎮安軍

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

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

爲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

初唐人既克建州

去年八月唐克建州

欲乘勝取福州唐主季瑋不許樞密

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宏義必令入朝宋齊邱薦覺才辯可不煩寸

刃坐致宏義唐主乃拜宏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

爲福州宣諭使厚賜宏義金帛宏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

疏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爲陳覺與兵攻福州喪敗而還張本

秋七月河決晉

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

有自幽州至晉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
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洺州軍將
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
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
延壽與爲期約 八月晉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
此戰國時燕所築長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詳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漢虜轉關 轉關四十里
斬其酋帥解里擁餘眾入水溺死者甚眾 丁卯晉詔李守貞還
屯澶州 晉主重貴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
朝宴賜甚厚承福從晉主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成滑州屬
歲大熟吐谷渾多病死乃遺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
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

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
用爲靈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
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
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
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
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六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
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
有赫連鐸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唐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
授振武節度使復盜賊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儔具
部落散居蔚州界互爲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
爲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賜其額爲常朔奉化兩府以都
督爲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
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諸王清泰二年白可久
爲常朔奉化節度使始見于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
功割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谷吐渾部族皆隸於契

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爲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勅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旌等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谷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沿加慰撫其年五月大營鎮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議會皆命列坐於勅臣之次至開運捍衛于靈州召承福等帥其部眾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承福還太原移帳于嵐石州然承福取下無法多于軍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北遁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覆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圖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屬

晉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五

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

趣馮玉使殺之劉知遠上表請救

慕容彥超劉知遠之同產弟故救之

李崧曰如彥

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敕免

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

劍州即殷主王延政所置

之鐔州也南唐既克建州以延平建浦富沙三縣置劍州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加南字爲南劍州恥無功

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李宏義入朝侍衛官在人主左右有衛者也猶盛唐之侍官自稱

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

魯將之趣福州迎宏義延魯先遣宏義書諭以禍福宏義復督請

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師作舟師覺以劍州刺史

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建州至福州皆大溪也故土人亦謂之爲江表福州孤

危旦夕可克唐主李璣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

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倏官閩及倏官二縣皆治福州

郭下此戰于倏官縣界也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宏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

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

討使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于建州以漳泉撫安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

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宏義固守第二城

第二市誨建州人也生數月趨捷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

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誨出挑戰爲王建封所擒將斬之

已解衣伏鎖矣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

文徽文徽駭異復以爲將晉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自威州

抵靈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輝德在靈武南張舜

民云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定軍北趙瑄聚米圖經曰盛夏清遠

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

過美利至海人于夏望早海中難得水泉至維德清邊鎮入靈州

糗糧已盡拓跋彥超眾數萬爲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

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

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

虜擒矣今虜雖眾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兵卒不足

爲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卻元福與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撫綏邊鄙恩信大著 九月契丹三萬寇登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七千級 漢劉思潮等旣死陳道庠內不自安

陳道庠與劉思潮等同弑漢主宏度

者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不知其故伸驚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宜審讀之漢主劉晟聞之族道庠及伸 李宏義自稱威武畱後稷知閩國事更名宏達奉表請命于晉甲午登以宏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晉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 辛丑福州排陳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

兵百人拒之宏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爲唐兵所據宏達更

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楚王馬希範知晉主重貴好

奢靡屢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丙辰河決潁州臨黃

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爲東郡觀縣有衛宣公新臺後魏道臨黃縣唐屬濱

州宋端拱元年省臨黃入觀城縣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貢樂壽監軍王

繼書請舉城內附

考異曰歐史作高牟翰按陷蕃記前云延祚師而出益延祚爲刺史漢

翰乃成將耳今從陷蕃記

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

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

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

蘇莫二州皆割屬契丹在瓦橋關南

地遠阻水不能救也

繼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

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王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

祚先是趙延壽亦詐通款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

將兵過廣晉

魏州廣晉府

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

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晉主重賞勞之曰聞卿爲將常費私財以

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

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晉主由是亦賢

之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

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

慊慊亦不滿之意

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冬

十月辛未以威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泰甯

節度使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武甯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

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

節度使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爲步軍
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
洺州團練使辟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勝日專發大軍往
平黠虜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
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
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雷電大震夜有彗分爲十數道
南北竟天 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
陳誨泉州刺史雷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
州唐主李璟以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
爲南州命思安及雷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
至錢塘吳越王錢宏佐召諸將謀之諸將欺其少皆曰道險遠難

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邱昭券以為當救

水邱復姓也

宏佐奮然曰辱

亡齒寒舌之訓也且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

君但樂飽食安坐耶有異議者斬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

兵三萬水陸救福州

吳越救福州自發勤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是時建劍已為南唐守固道不可由也自溫

州之平陽度海浦至福州界當由此道耳

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宏佐命糾之曰糾而為

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宏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

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

程昭悅時為宏佐所寵任故水邱昭券憚而讓之

宏佐命昭悅掌

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

危仔倡見二百六十一

三卷開

宏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宏億

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

舊錢謂可銅錢

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

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鑄釜野有鑄犁犯法必多三也

鑄釜也

閩人鑄

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

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及上卷元年

國用寺鑄

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

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宏佐乃止

立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

李守貞引兵會杜威於魏州相與北行

威屢使公

主人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

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

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

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

東城漢東州縣隋曰東城唐曰瀛州宋熙寧六年

年省東城縣爲東城鎮屬河間縣

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己酉吳越兵

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李璟遣信州刺史王建

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

從效王建封偏疆不用命雷從效起于泉州斬黃紹顥破李宏通

州先登之功故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

克唐主李璟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

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判省事者判及還閱簿籍撫案

歎曰未數年而府庫之積所耗者半其能久乎契丹主耶律德

光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晉杜威等至武彊九域志武彊縣在

宋白曰武彊六國時武彊地屬趙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是為

漢武彊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彊縣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

為晉武彊縣高齊移縣於後魏武邑郡故城今縣是也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

彥澤時在恆州

去年九月遣張彥澤戍恆州以備契丹

引兵會之晉契丹可破之狀

威等復趣恆州以彥澤為前鋒

考異曰備史曰彥澤報于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耶律氏請其前導

因促騎就威引軍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真定東垣義與威通

謀先遣步眾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

勳請降於威按彥澤與威若已通款于契丹則

彥澤何故猶奪橋契丹何故猶議回旋今不取

甲寅威等至中渡

橋滹沱水逕恆州東南恆州之人各隨便為津渡之所此為中度者明上下流各有度也契丹已據橋彥澤

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

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

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

知晉軍不敢戰也蜀施州刺史

田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

晉杜威雖以貴戚為上

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

自李守貞至宋彥筠皆節度使也但日相承迎置酒作

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而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

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四

思補樓

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

上橋可立成

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其下撐開為三足以實水中

密約城中舉火相應

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

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

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竝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

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

恟懼翰等至藥城

舊唐書地理志曰藥城縣漢常山郡之開縣也後魏于開縣古城置藥城縣屬趙州惠屬恆州

九城志藥城縣在恆州南六十二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十里至藥城金人攻趙州為沃州

城中戍兵千餘

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懸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

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主耶律德光之舅也

契丹

后族皆以蕭為氏歐史曰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亦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既入并將北歸

以爲宣武節度使李崧崧名曰蕭翰十一月丁巳朔李穀曰

手是始以蕭宋白唐蕭翰逃律阿錄之子書密奏以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

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己

未晉主重貴始聞大軍屯中度甲寅杜威等至中度己未大梁始聞之遣寇深諸軍孤危而驛報

七日始達晉之爲兵可知矣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

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兗糧五十萬詣軍前

五十萬合東石之數言之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

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

兵皆在行營人心惶惶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

夕求見晉主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鷹者晉之使馴狎而附人辭不見又

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執政謂焉玉李彥昭等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

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晉主畱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其戍澶州以西京畱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

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
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德光給之
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
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
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詣契丹德光賜詔慰納之
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
今食盡途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
野威守貞仍於眾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己聞者無
不切齒德光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
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
耳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德光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

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德光入恆州遣兵襲代州

刺史王暉以城降之

九域志恆州西北至代州三百四十里

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

史郭璘固守拒之德光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

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德光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眾眾

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

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德光以係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答爲

安國節度使

宋白曰麻答本名解里阿保殺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剌該死於汴

以客省副使馬崇

祚權知恆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尙書張礪言於德光曰今大

遼已得天下

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見二百八十一卷

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

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

猶將失之德光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

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傳住兒爲都監杜威

之降也皇甫邈初不預謀德光欲遣邈先將兵入大梁邈辭退謂

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平棘漢古縣唐帶趙

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平棘漢古縣唐帶趙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

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張彥澤以

兵故從白馬津度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

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太原距洛陽一千二百里

洛陽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劉知遠開命殺袂而起亦無及矣癸酉未明彥澤自封邱門斬關

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五代會要

曰明德門大梁皇城南門舊史天福三年十月改太常宮門爲明德門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

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辭超所持俄而彥澤自

寬仁門傳德光與太后書慰撫之

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爲寬仁門

且曰吾有

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於晉今在否

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

今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從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晉主得

書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晉主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

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啟運盡天亡今與太

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

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

國寶卽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寶也

太后

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家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謹奉表請罪陳謝

傅佳兒入宣德元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

晉主使召張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晉主復召

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

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雖以驍悍自矜每往見之卽冬月未嘗不流汗至是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責之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晉晉室大臣自當死國爾安得無禮彥澤股慄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晉主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

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經途也

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

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遣兵守之宣徽使

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晉主至是晉主召之欲與之謀承誨伏

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

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順目豎三指

卽驅出斷其腰領

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蠶之卽腰斬也此蓋五代軍中處帥相仍爲此以示其下罪之輕

重決于一指屈伸之間及漢史宏堅掌兵有抵罪者宏平以三指示吏卽腰斬之正此類也

彥澤素與閤門使

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

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

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

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

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

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

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甲戌張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

璽宮中慟哭晉主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

晉主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晉主訣歸第自經

按薛史烏氏公主高祖第

十一晉主與太后所上懿光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晉主使

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他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晉主惆悵久之馮玉姦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彥澤不許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訴誓立載之去晉主以桑維翰屢進謀書請與虜和而已違之恐維翰

見德光必顯己過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質產遂殺維翰以帶加頸白德光云其自經德光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德光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

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

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

日死生惟命德光笑而釋之己卯延熙延寶自牙帳還德光賜晉主手詔且遣解里謂之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晉主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其文又不與前史相

庶疑其非真以詔書詰晉主使獻真者

李心傳曰秦聖者李斯之蟲魚篆也其間四寸按玉

璽圖以此璽爲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成簡如所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爲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於漢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授王璽所出赤眉所上璽璽也道卓之亂失之吳書謂秦璽得之者賜頸官井中復爲袁術所奪徐璽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

秦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列傳
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請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
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善與服志乃以爲漢所傳秦璽
實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建石祗死其臣燕幹求拔於謝尚乃
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燕燕史
涉人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
平殺于都拔併隴王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
是唐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主高澄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
歷周隋皆以指爲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
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寶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昔義熙十三
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證起而不深刻
降滅陳得此指爲眞璽遂以宇文弼傳神璽爲非是識者又謂古
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證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
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于邪律女眞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豈朱
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寶以璽上之云先帝所
刻璽指敬瑄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
按石祗死當作冉閔死李心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
知者及周又製二寶王元所奏其說亦祖六典詳註于後晉主秦璽王從珂自焚
事見二百八
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璽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

今日焉敢匿賢乃止晉主聞德光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

張彥澤先奏之德光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不許有司又

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輓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德光德光

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

加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北方謂中國為漢有司欲備法駕迎德光德光

報曰吾方擐甲總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卻之用太常儀衛則當改胡服而華

服故言未暇先是德光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

所逃伏往見德光於封邱九域志封邱縣在大梁北六十里德光詰之曰致兩主

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裔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

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六年乃服每服一事

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

於封禪寺

迎契丹主也時處
寺在大聚城東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五終